

## 丸男在可說範圍內自我告白

當我告訴媽媽我把學校的玻璃窗和燈管打破了之後，媽媽盛大地嘆了一口氣，隨後幫我出了賠償費用。

她沒有問我為什麼會打破那些東西。

因為她相當清楚自己的女兒並不是會毫無來由地打破玻璃的孩子，而且她也知道女兒就算不想這麼做，最後還是會因為冒失等不可抗力而弄破玻璃。

「咱們家的經濟狀況也沒有很好，以後不要再這樣搞破壞了喔。」

看到媽媽哀傷的表情，我慎重地反省了一個鐘頭。

可是，真正應該反省的應該是那條毒蛇才對吧！

不對，那條蛇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，就算牠想反省也反省不了。

既然如此——

我想起了那個黑影。

那傢伙在音樂教室裡放了蛇，然後又把屍體藏了起來。而我這幾天一直感受到的視線——肯定也是那個黑影搞的鬼。

好，就用這股氣勢，把所有壞事都推給那個黑影吧！

回到房間後，我拿出報告用紙開始書寫：

放置毒蛇的犯人↓黑影  
把毒蛇屍體藏起來的犯人↓黑影  
讓公車輪胎爆胎的犯人↓黑影  
拿鞋子丟中安藤學長後腦勺的犯人↓黑影  
昨天晚上害我胖了一公斤的犯人↓黑影

寫到這裡時——

「啐！」

我聽見了小小的砸嘴聲。

果然在！

我輕輕挪動放在桌上的手機。光滑的手機外殼上清楚倒映著天花板。我若無其事地繼續移動位置，逐一檢查天花板隔板。

我的房間是老舊的和室，天花板隔板上到處都開著小洞。其中的一個小洞——裡面那閃閃發光的，莫非是人的眼睛？

有人躲在天花板夾層裡……

我硬是讓瘋狂跳動的心臟冷靜下來，開始思考對策。

唯一值得慶幸的就是對手不是蟑螂。如果是蟑螂，我就只能一邊尖叫一邊逃離這個房間了。那麼，現在該怎麼辦呢……？

對方是躲在女高中生房間天花板夾層裡的變態。就算讓他多吃點苦頭，我也不需反省吧？我大大地伸了一個懶腰，說出不自然的自言自語：

「去拿杯飲料進來好了。」

然後走出房間。

走到一樓後，我湊到媽媽的耳邊說話，請她給我能夠產生大量煙霧的殺蟲劑。

「妳要幹什麼？」

聽到媽媽這麼問，我眨著眼睛回答：

「稍微驅逐一下害蟲而已。」

媽媽注視著手中抱了五罐殺蟲劑的我，擔憂地說道：

「……拜託，別把房子毀了。」

聽起來不像是在開玩笑，才是最令人害怕的地方。

我把殺蟲劑放進超商塑膠袋裡，回到房間。天花板上的那傢伙一定不知道袋子裡裝了什麼。

接下來——

「今天晚上有點冷呢。櫥子裡面應該有羊毛衫吧？」

我繼續說著不自然的自言自語，拉開壁櫥的紙拉門。

壁櫥角落的天花板隔板可以推開，要到天花板夾層去時，就是推開這塊板子爬上去的。

「羊毛衫、羊毛衫……」

我說著不自然的喃喃自語，輕輕推開隔板。然後把超商塑膠袋裡的五罐殺蟲劑蓋子打開，將貼於底部的貼紙撕下來。根據使用說明書表示，撕下貼紙三十秒後，就會噴出大量煙霧。

——一、二、三……

心裡默數到二十八的時候，我把五個殺蟲劑全部扔進天花板夾層，隨後迅速推回隔板，關上壁櫥紙門。

噗咻咻咻咻咻——天花板上傳來了煙霧噴出的聲音，接著又傳來啪嗒啪嗒的腳步聲。

最後則是啪嚓！一聲——天花板上開了個大洞，一團黑色的物體隨著殺蟲劑煙霧掉了下來。很好，對手不是蟑螂。這樣我就有辦法戰鬥了！

我舉起了從書架上抽出的《廣辭苑》第四版。就在我準備丟出去之際，咳咳咳……看來我必須先打開窗戶，等殺蟲劑的煙霧散開才行。

很好，煙霧變淡了。我把《廣辭苑》第四版丟向那團黑色物體。

哎呀？

我以為為黑色物體在的地點，卻看不到半點影子。

就在我感到疑惑的瞬間，身後突然有人摀住我的嘴巴——

唔唔唔唔姆姆姆！——我連尖叫都發不出來了！

我為了重獲自由而拚命掙扎，但是雙手立刻被對方制住了。這傢伙雖然是敵人，但身手卻相當了得啊！

「姊姊，妳怎麼了嗎？」

智希的聲音從門外傳來。

時機正好！真不愧是我弟弟！

如果我一直不回答，智希一定會覺得奇怪而進房來查看。如此一來敵人只能放我自由了。

就在我如此心想時——

「沒什麼啦，智希。」

現場竟然出現了我的聲音！

咦咦？怎麼會？我並沒有開口說話啊！

隨後我立刻發現，那個制住我的傢伙，正用和我一模一樣的聲音說話。

「可是剛剛有一道好大的聲音——」

對於智希的追問，那個聲音說：

「啊啊，那個啊，最近我吃太多東西，肚子有點跑出來了不是嗎？剛剛我在做仰臥起坐的時候不小心把天花板撞開一個洞了。」

就連「嘿嘿」的笑聲也跟我完全一樣。

不過這樣可是露出馬腳了呢。做仰臥起坐是不可能破壞天花板的！來吧，智希，快點起疑然後進來房間裡吧！

……明明應該是這樣，應該要這樣才對。但——

「還真像姊姊會做的事啊。」

不要被說服啊！笨弟弟！

「別再弄壞房子了啦。最近媽媽長了好多白頭髮，大概有八成都是姊姊害的喔。」說完，智希就回到自己的房間去了。

啊啊，我的希望之光……

徹底絕望的我，耳邊響起了我的聲音：

「別出聲。要是不保持安靜的話我就宰了妳。」

我被自己的聲音威脅了。

我的雙手被扳到背後，兩根姆指的根部被緊緊綁在一起。

嘴巴上也被貼上一塊像是膠帶的東西。

對方讓我輕輕坐在椅子上。嗯，看來只要我乖乖聽話，對方就不會對我動粗。

剝奪我自由的那個人搬了一張椅子過來，在我面前坐下。

好漂亮的男生。像是會出現在雜誌上的美少年，年紀搞不好比我還小。

「別把我當成小鬼。順帶一提，我和妳同年。」

這名男子跨過椅子，用雙腳夾著椅背坐下。他彷彿看穿我的心思一般這麼說道。

那已經不再是我的聲音了，而是正值變聲期的少年聲音。

不可思議的是，我竟然非常冷靜。

現在在我眼前的人是個躲在天花板夾層裡的變態。可是為什麼我會這麼冷靜呢？

我看著這名男子的眼睛。那是一雙帶有堅定意志的雙眼，和那些奸詐狡猾的政治家，或是會毫不在意地傷人的小混混完全不一樣。

好，我就相信這雙眼睛吧！——這麼一來，我想問的問題就多得像山一樣高了。

「姆姆姆姆喔喔喔！」

……無法溝通。

男人張開手掌制止我。

「我知道妳有話想問，但我無法全部回答。這樣也可以的話，我就回答妳，怎麼樣？」

我拚命點頭。

「首先是我的名字。我叫做丸井丸男。就算妳覺得這不是本名也無所謂。」

丸男把頭撇到一旁說道。看來他似乎不太喜歡自己的名字。

他的本名到底是什麼？我雖然在意，但就算問了他應該也不會回答，所以我放棄了。

我重新審視丸男的外貌。他身上穿著類似黑色反光緊身衣的服裝，身高大概比我高一點吧？

而令人生氣的是，他的體重看起來比我還輕……

他的手上戴著黑色的手套，頭上也蒙著黑布。

丸男開口說：

「妳最近有感受到視線對吧？那是我。」

我在口中唔唔喔喔地說話。

「公車爆胎不是我做的，把蛇放進教室的人也不是我。不過殺死蛇，還有處理掉蛇屍體的人確是我沒錯。啊啊，差點忘了。」

丸男站了起來。

「請妳把三日月還給我吧。」

他往我掛在牆上的制服口袋裡摸索，拿出了弦月形狀的刀子。

「還有另一件事！」

他伸出手指用力朝我一指。

「妳的體重會增加一公斤和我無關！那是因為妳連續三天半夜吃了冷凍披薩、速食炒麵和泡芙還有草莓大福的關係！」

我老老實實地點頭，然後反省。我的確是有點吃太多了。

「哼，看樣子似乎有在反省。」

丸男注視著我的臉這麼說：

「如果你答應我不耍大叫的話，我就幫妳把嘴巴上的膠帶撕下來。」

我下定決心一定會保持安靜，用力點頭。

膠帶被撕了下來，熱辣辣的。

丸男再次坐回椅子上。

我將心中的問題直接問出口：

「為什麼你要監視我？」

「這是工作。就這樣。」

……太簡單了，這樣根本不算回答。

「你說工作，到底是什麼工作？」

這時丸男露出了明顯厭惡與不耐煩的表情。

「監視，同時保護妳的安全。」

監視和保護我的安全？

我陷入思考。不過再怎麼思考，我都想不出有什麼理由需要他來監視和保護我。

丸男像是對腦筋不靈光的笨小孩說教一樣，緊盯著我的臉說：

「妳八成沒發現，不過妳的性命其實被人盯上了啊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今天早上公車的輪胎之所以會爆胎，是因為被子彈打中了。順帶一提，要是妳沒有彎腰撿取小學生的定期票，那顆子彈就會直接擊中妳的腦袋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音樂教室裡的毒蛇也是為了殺妳才放進抽屜的。不過做出這件事的傢伙八成沒料到妳會和毒蛇戰鬥吧。」

他說的內容實在太超乎想像，我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何反應才好。

有人想要我的命……？

我只不過是個隨處可見的高中女生，為什麼……？

「難不成我其實是羅曼諾夫王朝的末裔之類的人物？背上有著埋有寶藏的地圖刺青，所以大家才想要我的命？」

丸男的眼神越來越像是在看著腦筋不靈光的笨小孩了。

「妳是個隨處可見的普通高中女生。跟羅曼諾夫王朝什麼的根本一點關係也沒有好嗎！」

「那我為什麼會被人盯上呢？」

「嗯……」

丸男彷彿十分困擾似地抓了抓頭。他露出了要說明實在很麻煩、可是又不得不說的表情。

不過話說回來，他真是個表情豐富的傢伙啊。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會這麼明顯地把感情表現在臉上的男生。

可能是理好頭緒了吧，丸男開口說道：

「妳有聽過 Butterfly（蝴蝶）效應嗎？」

「啊？」

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種事。

於是我反問：

「BATTLE Fried（油炸蝗蟲）有點小硬嗎？」

不過更重要的是，那好吃嗎？

丸男怒吼了起來：

「我說的不是 BATTLE Fried 小硬，是 Butterfly 效應！再說誰會把蝗蟲拿去油炸啊！」

是這樣嗎？可是既然都有紅燒蝗蟲這道鄉土名菜了，油炸蝗蟲應該不是完全不可能啊。

「我也有問題要問。現在的高中女生全都像妳一樣笨嗎？」

怎麼會有這麼沒禮貌的人！要是我的雙手可以自由活動的話，一定要給他好看！

丸男一臉厭煩地開始進行說明。

他的口中冒出了一大串渾沌力學啦、奇特吸引子之類的，我連聽都沒聽過的名詞。

每當這種時候，我就會把自己的腦袋設定成省電模式。雖然影像和聲音會進入我的感官器官，但也僅止於此。這些訊號在進入腦中之前，它們會先經過其他通道直接進入垃圾桶。

丸男不知道我的省電模式設定。要是他知道現在拚命解釋的東西已經全部被我丟進垃圾桶的話，不知道會露出什麼表情？

在他講解了二十分鐘之後——

「怎麼樣，聽懂了嗎？」

丸男露出了和藹可親的笑容問我。

我也露出了和藹可親的笑容朝他搖搖頭。

他的頭重重地垂了下去。

「為什麼會聽不懂呢……」

聲音聽起來有點哽咽。

「說明得太長、太複雜了啦。其實你自己根本也不是很懂吧？」

我尖銳的指摘刺進了丸男的胸口。

看來是被我說中了。

「如果這是小論文考試，你很明顯地會不及格啊。請簡單扼要地濃縮在三十字以內。」

聽到我這麼說，丸男伸出雙手開始計算起來。真是個老實人。

他重複算了好幾次，最後似乎終於成功濃縮在三十字以內了。他開口說道：

「『這個世界的重大事件，和以妳為中心的校內事件出現了同步現象（Synchronization）。』

怎麼樣？」

「很棒，整理得很好呢。我很想為你鼓掌叫好，可是我被綁著沒辦法拍手。」

「……」

丸男默默地把我大姆指上的繩索解開。

隨便拍了幾下手之後，我開始思考丸男所說的話。

這個世界的重大事件，和以妳為中心的校內事件出現了同步現象……這是什麼意思？

我的腦中浮現一片光景——地球儀和學校的校舍一起從游泳池中破水飛出。真是完美的水上

芭蕾動作（Synchronized Swimming）啊！不過這應該是毫無關聯之事。

看著歪頭沉思的我，他說：

「妳的腦袋真的很差耶！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。這個世界的重大事件，和以妳為中心的校內事件出現了同步現象。Do you understand?」

不管丸男的英文發音有多完美，不懂的事情還是不懂。

丸男指著我放在桌上的筆記型電腦說：

「連上網路看看新聞吧。我來告訴妳有哪些實際範例。」

他那自以為為了不起的態度讓我有點火大，不過我還是乖乖地打開電腦。

丸男打開了搜尋引擎的首頁頭條新聞，內容是關於發生在中東地區的紛爭。今天早上出門前，電視新聞就是在報導這件事。

「妳知道這則新聞吧？」

我點了點頭。

「是有關領土權紛爭吧。他們一直在爭吵國境邊界的問題，據說隨時都有可能引發戰爭。不過這不是已經解決了嗎？」

「是啊。今天傍晚，由於聯合國維和部隊的介入而被迫停戰了。」

我仔細閱讀新聞內容，裡面也寫了事情已經解決，沒有出現巨大損失。

「這篇新聞又怎麼了？」

聽到我的問題，丸男說：

「妳真的很遲鈍耶。今天學校裡不也發生了和這則新聞同步的事件嗎？」

咦……？

我隨即想起了一件事。

「難不成是讓晨練全部暫停的那個騷動？」

「沒錯。」

聽到我說出正確答案，丸男可能相當高興吧？只見他一臉滿足地點了點頭。

呃……

在狹窄的操場上進行晨練的社團，每個社團都認為這是自己的練習場地，感覺的確有點像是互相爭奪領土權的國家。然後出面停止所有騷動的小川老師就是聯合國部隊嗎……？

嗯。我好像有點理解何謂同步了。

可是，這應該是——

「只是巧合吧？」

「並——不——是！」

丸男大叫起來。

這時走廊上又傳來了智希的腳步聲。

「姊姊，怎麼了嗎？」

「抱歉、抱歉，嚇到你了？我們班最近要表演歌劇，我只是在做發聲練習啦。」

丸男伸手按住我的嘴巴，用我的聲音回答。

「半夜發出這麼大的聲音會吵到鄰居的。而且阿汪也在叫——妳安靜一點啦。」

智希又回去了。不過是我弟弟，竟然敢這麼囂張。

我向放開手的丸男開口問道：

「好厲害喔，丸男——你也發得出其他人的聲音嗎？」

「很簡單啊，姊姊。比起模仿姊姊的聲音，男孩子的聲音比較容易。」

丸男用智希的聲音如此回答。

「媽媽的聲音也裝得出來嗎？」

「簡單得很啦。先別說這個了，妳還是覺得今天早上的事情是巧合嗎？」

他用媽媽的聲音問我，我點了點頭。

丸男嘆了一口氣，恢復成自己的聲音說道：

「的確，要妳馬上相信這件事情可能有點太強人所難了。不過我可沒有撒謊。這個世界上的

重大事件，因為某種我不知道的原因和妳的學校同步了。之後就算妳不想懂也會懂的。」

「……」

我可以從他的語氣知道他並沒有撒謊，而且也不是在開玩笑。

丸男是很認真的。

我認為一個人的內心會表現在他的面貌和眼神當中。不管話說得多麼冠冕堂皇，只要看到臉就能立刻分辨他不是不是一個內心卑鄙的小人。再說，正常人在說出冠冕堂皇的話語之前，通常都會先採取行動。

丸男雖然沒禮貌，而且又是躲在天花板夾層裡監視高中女生的變態，可是他的臉上並沒有以欺騙人為樂的下流表情。

好。其實我根本沒聽懂到目前為止的談話內容，不過現在只能硬著頭皮接受了。

我把話題拉回原點：

「就算真的出現同步現象，可是為什麼我會被人盯上呢？」

「因為妳是不確定要素。」

……又出現了我沒聽過的名詞。

丸男張開了嘴巴準備說明——

「……」

然後又一語不發地閉上了嘴。

他一定是覺得說明也沒用吧？真氣人。

「與其進行一大堆說明，不如告訴妳今天早上如果妳不在的話，事情會變成什麼樣子。」

丸男解下綁在肩膀的一團黑布。攤開黑布後，裡面叮叮咚咚地滾出一些小東西。例如看不出來是做什麼用的小型機械，還有殺死毒蛇的弦月形小刀——他從中拿出一台看似手機的玩意。

「丸男，你到底是什麼人？」